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I〕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何友齐译 (3)
小市民	何友齐译 (87)
现代史拾遗	何友齐译 (290)
第一部 德·拉尚特里夫人	(290)
第二部 初入教门	(408)
题解	(522)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I〕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献给于勒·卡斯泰拉纳伯爵先生

我们著名的风景画家莱翁·德·洛拉出身于鲁西荣^①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籍西班牙，这个家族虽以姓氏古老见称，但自一百年来就和那些西班牙旧贵族一样穷得出奇了。他安步当车，从东比利牛斯省来到巴黎，全部盘缠就是十一法郎。巴黎初出茅庐的画家们从来生活困苦，他们的唯一财产就是事业上的雄心。莱翁·德·洛拉在这种困苦中几乎忘却了自己童年的困苦和自己的家庭。尔后，对成名成家的追求则是他淡忘这一切的另一个原因。

您如果曾经跟踪这些《研究》^②的曲曲折折、变幻莫测的进程，也许会记起《入世之初》^③（“私人生活场景”）里的一个人物，施奈尔的学生弥斯蒂格里和他在其他一些“场景”中出现的情形。一八四五年，这位风景画家的名气已经与霍贝玛、

① 鲁西荣：法国旧地区名，其地域相当于后来的东比利牛斯省，原属西班牙。

② 指《人间喜剧·风俗研究》。

③ 见本《全集》第二卷。

吕依斯达埃尔、洛兰^①之辈不相上下，而与您所曾见过的那个一无所有、极不安分的末流画家已不可同日而语。他成了个名人，在柏林街拥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宅邸。那儿离勃朗堡公馆不远，他的朋友勃里杜就住在勃朗堡公馆；离他的启蒙老师施奈尔的住所也很近。莱翁·德·洛拉年方三十九，已是美术学院院士、荣誉团军官，年金两万法郎。他的画跟金子一样值钱（高价出售）。他有时还应邀参加宫廷舞会。而他觉得，比这更不寻常的却是：十六年来他那通过报界播誉全欧的名字，居然终于传到了东比利牛斯的山沟里。三个真正的洛拉家的人：他的哥哥、父亲以及一个老姑母于拉卡·依·洛拉小姐，正在那里艰难度日。

母系亲属里，这位名画家只剩下一个表哥，他母亲的侄子，现年五十岁，住在本省一个小制造业城市里。第一个想起莱翁来的，就是这个表哥。直到一八四〇年，莱翁才收到西尔韦斯特·帕拉福克斯·卡斯泰勒·加佐纳勒先生（简称加佐纳勒）的一封信，他回信说，这正是他，也就是说，是费尔南·迪达斯·依·洛拉伯爵的发妻、已故的雷奥妮·加佐纳勒的儿子。

西尔韦斯特·加佐纳勒表哥于一八四一年的春夏之交前去告知默默无闻的名门望族洛拉一家，说小莱翁并没有如同大家所以为的那样去了拉普拉塔河^②；也没有如同大家所以

① 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家；吕依斯达埃尔(1600—1670)，荷兰画家；洛兰(1600—1682)，法国画家。

② 拉普拉塔河，在南美洲阿根廷境内。

为的那样在那儿死去；而是法国画派最杰出的天才之一，这话大家可都不信。长兄堂璜·德·洛拉对表兄加佐纳勒说，他一定是受了巴黎一个爱恶作剧的人的骗。

可巧，这位加佐纳勒正打算到巴黎去继续打一场官司：东比利牛斯省的省长因有关方面发生法律权限争执而将这个诉讼案件由通常的司法管辖区转给了参议院。于是，这个外省人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去澄清事实，并“要求”那个巴黎画家对其家族的无理举止表示“道歉”。结果是，住在小田园十字街一间简陋的带家具出租房间的加佐纳勒先生，见到柏林街的豪华府第后目瞪口呆。他听说房屋主人正在意大利旅行，便暂时放弃了“要求道歉”的打算，并且怀疑这个名人是否会认他这个母系亲属。

从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四年，加佐纳勒一直在关注他的官司。这场争执涉及河道、水位高度，和一个需要拆除的拦河坝，行政当局也插手其中并得到沿岸居民的支持，这就威胁到了工厂本身的生存。到了一八四五年，加佐纳勒认为这场官司已经输定。因为负责起草报告书的审查官的秘书曾向他透露，报告书将与他的意见相反，他的律师也证实了这一点。加佐纳勒在他所在的城市是国民自卫军少校，在他本省又是最能干的制造商之一，在巴黎却变得那么微不足道。巴黎生活和零星开支昂贵得让他心惊胆战，以致他躲在自己的蹩脚旅馆里大气儿也不敢出了。

这个南方人在这里享受不到故乡充足的阳光，他恨透了巴黎，把它称做风湿病制造厂。当他计算打官司和住宿的开

支时，他恨不得回去后毒死那个省长或者给他戴顶绿帽子。他忧郁的时候，就在想象中一下子杀死那个省长；高兴的时候则只要给他戴顶绿帽子就心满意足了。

一天早上，饭后，他一面怨天尤人，一面怒气冲冲地拿起报纸。有篇文章的最后几行是：“我们伟大的风景画家莱翁·德·洛拉日前已由意大利归来，将在本届沙龙中展出数幅油画；正如人们所料，此次展览将极为出色。”就象赌徒赢钱时听见的那种声音把这几句话送进他耳朵似的，他振奋起来。他以南方人特有的麻利劲头，从旅馆跳到街上，从街上跳进一辆双轮轻便马车，直奔柏林街他表弟家中。

莱翁·德·洛拉让仆人转告他表哥加佐纳勒说，他请表哥第二天到“巴黎咖啡馆”吃午饭，因为他现在的事情忙，不能见客。加佐纳勒以其南方人的脾气，对那个贴身仆人诉了一大通苦。

第二天十点，在这种场合下显得衣着过于讲究的加佐纳勒（他穿一身镀金扣子、鲑鱼蓝的礼服、带花边的衬衫、白背心，戴着奶黄色的手套），从咖啡馆老板（外省对咖啡馆侍役长的称呼）那儿得知，这些先生惯常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来吃午饭，便在林荫道上来回踱了一个钟头，恭候他的东道主。

“快十一点半时，两个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的、穿着简单的长礼服的巴黎人，看见我站在林荫大道上，就嚷起来：‘这就是你的加佐纳勒！……’”后来他对老家的人讲述自己的奇遇时，这么说道。

那个嚷起来的人是毕西沃，莱翁·德·洛拉带上他是为了作弄一下他的表哥。

“‘亲爱的表哥，别生气！我是您的表弟。’小菜翁拥抱着我叫道，”加佐纳勒回到家乡后，对他的朋友们说：“午饭丰盛极了。我见到菜单要付多少金币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这些人挣的金子大概跟自己身子一般重，因为我表弟给了跑堂的三西(十)个苏，那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呢！”

他们大吃大喝了一顿，总共吃掉了六打奥斯坦德^①牡蛎、六份苏比兹^②牛排、一只番茄蘑菇炸鸡、一盘蛋黄龙虾等，还有豌豆，一份面拖蘑菇，喝了三瓶波尔多葡萄酒、三瓶香槟酒，外加好多杯咖啡和甜烧酒，冷盘还不算在内。席间，加佐纳勒妙语连珠地把巴黎褒贬了一通。这位高贵的制造商抱怨四斤重的面包太长，房屋太高，路人之间彼此太冷漠，巴黎太寒冷多雨，以及公共马车太昂贵，这一切都讲得那样妙趣横生，使两位艺术家对加佐纳勒大为亲近，并要他谈谈自己的官司。

“俄(我)那官西(司)呀，”他发“我”这个音时，声音沉浊，而且说起话来普罗旺斯腔调十足，“西(十)分几(简)单：他莫(们)要俄(我)的工厂。俄(我)在这里照(找)了个夏(傻)瓜录(律)师，俄(我)每次都给他欧西(二十)法郎让他精寻(神)点，俄(我)总是发现他象在打口(瞌)睡，……这是一个坐马切(车)的鼻涕(涕)虫，而俄(我)是步行来的，他不要脸地批(骗)

① 奥斯坦德，比利时城市，以其牡蛎闻名。

② 苏比兹，一种用黄油、洋葱、奶油等调制成的调味汁。

俄(我)钱。俄(我)先从这里泡(跑)到那里,发觉俄(我)本来应该坐切(车)的,……这里的人眼里只有那些躲在他莫(们)马切(车)里的人!……另一风(方)面,参议院尽是一堆废物,他莫(们)叫一帮被俄莫(我们)省长收买了的小鬼头替他莫(们)做西(事),……这就是俄(我)那官西(司)!……他莫(们)要俄(我)那工厂,那好,他莫(们)会逮(得)到它!……他莫(们)会跟俄(我)那些女工合逮(得)来的,她莫(们)有一百来人,她莫(们)会用棍子叫他莫(们)改变居(主)意的。……”

“算了,表哥。”风景画家说,“你来这里多久了?”

“来两连(年)了!……哼!省长的这手权限争执,他占不了什么便宜,俄(我)会要他的命,俄(我)的命俄(我)也不要了,送给刑事法庭。……”

“谁是主持这个部门的参事?”

“一个不值西(十)个苏的人,过去是记者,名叫马索尔。”

两个巴黎人交换了下眼色。

“公诉人呢?……”

“更不是个玩意儿!这个审查官,是索邦^①的什么教袖(授),在一家杂志上写过文章,俄(我)对此人心(深)表轻戏(视)。……”

“是克洛德·维尼翁吗?”毕西沃问。

“就是他,……”那南方人答道,“马索尔与维尼翁公司,这

^① 索邦,巴黎高等学府,创建于一二五七年,初为神学院,现为巴黎大学的代称。

就是俄(我)那省长的那帮特莱斯塔庸^①们伤天害理的混帐字号^②。”

“这事还有余地，”莱翁·德·洛拉说，“你看，表哥，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正当不正当，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

“俄(我)要是再多呆西(十)秒钟就让我见鬼去，……这是全法国最讨厌的地方。”

这时，表兄弟俩和毕西沃正在那条柏油的地毯上散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从一点到两点时分，是难得不见到几位人物从这里走过的，这些人物属于“名声”已吹响这个或那个号角的人。享有这种特权的地点，过去是王家广场，其后则是新桥，如今这种特权则被意大利人大街夺去了。

“巴黎是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风景画家对他表哥说，“只要我们在这里呆上十分钟，我就能给你上一堂课。喏，你看！”他举起手杖指着从歌剧院小巷走出来的两个人对他说。

“这个是什么(么)？”加佐纳勒问。

这，是位老太太，她戴着一顶在货架上搁了六个月的帽子，穿着一件招摇过市的连衣裙，披着一件褪色的苏格兰花格呢的披肩。她那张脸说明她曾在一个潮湿的住所呆过二十年，她那鼓鼓囊囊的拎包也说明她的社会地位不比一个退休的女

① 特莱斯塔庸，雅克·杜邦。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天主教徒的首领，曾利用白色恐怖，血洗尼姆等地区。特莱斯塔庸作为普通名词时，指他的那帮党羽。

② 法语中招牌、字号(La raison sociale)与“社会公理”是同一个词，这里是个文字游戏，意谓马索尔、维尼翁等人毫不讲理。

门房高。还有一个轻盈苗条的小姑娘，她那围着黑色睫毛的眼睛已经不再天真无邪，她的脸色表明她非常疲乏，但她那轮廓优美的脸蛋十分鲜艳，她的头发一定很浓密，额头可爱而大胆，上身还很瘦削，一句话，是个尚未成熟的果实。

“这个，”毕西沃回答他说，“是个雏儿和陪伴她的妈妈^①。”

“趣(雏)儿？……是什麻(么)？”

“这个雏儿能让你打赢你的官西。”莱翁说，并友善地向尼奈特小姐点头致意。

加佐纳勒跳了起来，但毕西沃觉得他的脸红得有点过分，打咖啡馆出来就一直挽着他的胳膊。

“这个雏儿刚打歌剧院排演完出来，要回去吃一顿菲薄的晚餐，如果她必须在今晚的芭蕾舞里出场的话，三小时后又将回来化妆。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有演出。这个雏儿有十三岁，已经是个老雏儿了。打现在起，两年以后，这个尤物可以在人市上卖六万法郎。她要么就是一钱不值，要么就是无价之宝，不是伟大的舞蹈家就是跑龙套的，不是成名就是成为庸俗的舞女。她八岁就开始学舞蹈了。你看她那样子，已经是精力尽了，今天早上，她在舞蹈课上差点累断了腰，刚排练完出来，这些排练的一套套舞步就象迷魂阵一样难懂。她今晚还会回来。雏儿是歌剧院的基本成分之一，她在第一女主角眼里就象公证人眼里的小帮办一样。雏儿就是希望。”

^① 不一定是母亲，而是所谓“姑妈”之类的角色。

“什么人生乐趣(雏)儿?”加佐纳勒问。

“门房、穷人、戏剧演员、舞蹈演员。”毕西沃说，“只有穷极潦倒才会让一个八岁的女孩将双足和全身关节拿去受酷刑、才会纯粹出于某种算计而直到十六岁或十八岁还规规矩矩、才会让一个糟老婆子伴随着，活象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将看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天才，初出茅庐的或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一个个地走过这里，他们为法国的荣光树起了这个称之为歌剧院的日夜长存的丰碑，那里聚集着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的力量、意志和天才。……”

“我已经看过了歌剧。”加佐纳勒洋洋自得地说。

“从你那三法郎六十生丁的座位上看的，”风景画家顶了他一句，“就跟你站在小田园十字街看巴黎一样，……对巴黎一无所知，……你去歌剧院那天，他们演的什么？”

“《威利(廉)·退尔》。”

“很好！”风景画家又说，“玛蒂尔德的二重唱大概使你一快耳目了吧。那么，照你的想法，女歌手在离开舞台后干些什么呢？”

“她干……什麻(么)？……”

“坐下来吃两份带血羊排，那是她的仆人替她准备好的。……”

“哦！咳！”

“玛利勃朗靠烧酒支撑自己，要了她的命的也是烧酒……另一码事！芭蕾舞你看过了，现在你要看到芭蕾舞演员穿着早上的便装——打这里走过，你压根想不到你的官司取决于

其中的几条大腿呢！”

“俄(我)那官西(司)? ……”

“瞧，表哥，这个就叫做跑龙套的舞蹈演员。”

莱翁指着一个绝妙的尤物这么说。这一类尤物虽只二十五岁，却已经象是活过六十个年头了。她们的美貌是那样货真价实，那样有把握得到栽培，所以她们一点也不炫耀自己的美貌。这个尤物身材修长，步态轻盈，目光自信象个纨绔子弟，衣着却以能使人倾家荡产的那种简朴见长。

“她叫卡拉比纳。”毕西沃说，他和画家对她微微点头致意，卡拉比纳则报以一个微笑。

“这又是一个能使你的省长下台的女人。”

“一个泡(跑)龙套的！这是什麻(么)呢？”

“跑龙套的是个绝色的雏儿，当她成不了舞蹈的第一主角、第二主角或第三主角，而又觉得芭蕾舞团三级演员的职业比其他什么职业都好的时候，她的妈妈(真假勿论)便将她卖了。而她之所以中意这个职业，是因为她在人老珠黄之后干不了别的。她即使被挤到需要女舞蹈演员的小剧院去，也不会在法国三个有芭蕾舞的城市里获得成功，更不会有钱出国，甚至也没有这种愿望。要知道，巴黎这个舞蹈的大学校向全世界提供男舞蹈演员和女舞蹈演员。所以，一个雏儿要变成跑龙套的，就是说，变成舞蹈中的配角，总得有某种牢固的情感将她留在巴黎不可；或是为了一个她所不爱的阔老，或是为了一个她爱得要命的穷小子。你刚才看见走过去的那个跑龙套的，也许今晚要卸装换装三四回，一会扮公主，一会扮农

妇，一会又扮蒂罗尔^①女子，……她每个月能挣二百来法郎。

“她比俄莫(我们)省长捞得还多。……”

“如果您去她家，”毕西沃说，“您会看到她有贴身侍女，厨娘和男仆；她在圣乔治街住着一套华丽的房间。总之，按照法国今天与从前的财产比例来说，她可算是十八世纪的歌剧院女郎的残余。卡拉比讷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她目前控制着杜·蒂耶，一个在议会极有影响的银行家。……”

“在芭蕾舞的这两个等级之上还有什么呢？”加佐纳勒问。

“你看！”他表弟指着从林荫道尽头的格朗日-巴特利埃尔路驶过的一辆雅致的敞篷四轮马车对他说，“这是个舞蹈第一主角，海报上只要登有她的名字就可以将整个巴黎吸引来，她每年挣六万法郎，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你那工厂的价值，要买向她问三十次好的权利恐怕还不够呢！”

“那俄(我)蛮可以向自己问好，这可没那么贵！”

“你看到坐在马车前面的那个英俊青年吗？”毕西沃对他说，“这是个姓氏高贵的子爵，是她的第一贴身绅士，他替她跟报界打交道，每天早上为她向歌剧院经理传话：宣战或者言和，或是在她登台或下场时指挥大家对她鼓掌致敬。”

“这谢(下)俄(我)可开眼了，期(亲)爱的先生莫(们)，俄(我)一滴(点)也没想到巴黎是这样的。”

“那你至少该知道在歌剧院小巷呆十分钟，都能看到什么。瞧！……”毕西沃说道。

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会儿正打巷内出来。女的既不丑也

^①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地区名。

不漂亮，她的衣服款式、剪裁，和色调都很脱俗，说明这是个女艺术家，男的则相当象个唱圣诗的。

“他们一个是合唱队的低音，一个是舞蹈队的二号主角。合唱队的低音是个极有才华的人，但合唱低音在总谱里只是个附属成分，所以，他几乎还挣不到那个女舞蹈演员的工资。这个二号主角在塔格利奥尼和艾斯莱尔^①初露头角之前就出名了，她为我们保留了性格舞蹈——用舞姿和表情来摹拟表演。要不是塔格利奥尼和艾斯莱尔两个人在舞蹈里表现了一种直到那时还没有被人发现的诗意，她就是第一流的天才了；而她如今成了二流演员。尽管如此，她也挣三万法郎，还有一个在议会很有影响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当她的密友。瞧，那是个三流女演员，一个全靠报纸的无边法力才站住了脚的女舞蹈演员。如果不续聘她，就会给部里增加一个敌人。芭蕾舞团在歌剧院里是个霸王，所以，在花花公子和政界人物的最高层圈子里，与舞蹈演员来往比与歌唱演员来往体面得多。在歌剧院前排座位那些老常客嘴里，‘这位先生爱听歌’是句嘲弄人的话。”

一个其貌不扬，衣着简单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过去。

“好，歌剧院菜单的另外一半总算也来了，这是个男高音。没有一个名闻遐迩的、嗓音达到某个音阶的男高音歌唱家，就没有诗意、没有音乐、也就没法演出。男高音表现爱情，是拨动心弦、震荡灵魂的声音，他的薪金比一个大臣还多。一条噪

^① 塔格利奥尼(1804—1884)，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艾斯莱尔(1810—1884)，奥地利著名芭蕾舞演员。

子十万法郎，一双脚蹻也是十万法郎，这就是歌剧院财政的两大煞星。”

“俄(我)被这些来来往往的西(十)万法郎吓昏了。”加佐纳勒说。

“你等会儿更要吓昏了，亲爱的表哥，跟我们走吧，……我们要象艺术家抓过一把大提琴一样，把巴黎抓过来，让你看看应该怎么弹它。总之，让你看看，在巴黎人们是怎样作乐的。”

“这是个周长七法里^①的万花筒哩！”加佐纳勒大叫起来。

“我得先去看一下迦亚，再领这位先生去玩。”毕西沃说。

“迦亚在表哥的事上可以对我们有用的。”

“这油(又)是个什麻(么)弯(玩)意儿？”加佐纳勒问道。

“这不是个玩意儿！是个玩人的。^②迦亚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终于成了报纸发行人，他的性格和他的钱柜一样总是潮涨潮落一般动荡不定。迦亚可以帮你打赢官司。”

“已经打输了。……”

“那么，现在正是打赢它的时候！”毕西沃说。

泰奥多尔·迦亚那时住在梅纳尔街。贴身仆人让三位朋友在小客厅暂候，他说先生正在进行密谈。……

“跟谁？”毕西沃问。

“跟一个人，这个人给他出主意，怎么能把一个不可扣押的债务人监禁起来。”一位美貌的妇人，穿着雅致的晨装出来

① 法国古里，一法里约等于四公里。

② 文字游戏。加佐纳勒发音不准，把“玩意儿”发成机器，莱翁便说迦亚是个“玩人的”，比喻此人通过报纸，可以布置背景，操纵一些事件。

了，她答道。

“如果是这样，亲爱的苏珊，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这些人，……”毕西沃说。

“呵！真是个美人儿！”加佐纳勒叫道。

“这是迦亚太太，”莱翁·德·洛拉咬着他耳朵说道，“我亲爱的，你看到了巴黎最谦逊的女人：她本来有一大群观众，她却只要一个丈夫就满足了。”

“老爷们有何贵干？”喜欢插科打诨的发行人见到他的两位朋友来到，就模仿弗雷德里克·勒迈特^①的口吻说。

泰奥多尔·迦亚过去是个才子，由于老呆在同一个环境里终于变成了蠢人。这是在巴黎可以观察到的精神现象。于是，他主要的乐趣就成了在言谈中穿插一切流行戏剧里的台词，说的时候还学着名演员抑扬顿挫的声调。

“我们来吹吹牛皮。”莱翁答道。

“还吹——哪，年——轻——人！（《卖艺人》里的奥德利）”

“总而言之，我们肯定能抓住他。”跟迦亚密谈的那人的结束语这么说。

“您有把握吗？弗罗芒托老爹？”迦亚问他，“每次都是我们晚上看住他，早上你们又让他溜掉，已经十一次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从来没见过过这样的债务人，这是个火车头，他在巴黎入睡，醒来却已经到了塞纳-瓦兹^②。这是一把‘机关锁’。”

① 弗雷德里克·勒迈特(1800—1876)，法国名演员。

② 塞纳-瓦兹，法国旧省名，在巴黎盆地，今分为三个省。